

文艺评论

爱百姓之所爱，痛百姓之所痛

——读“平民代言人”梁晓声新作《掂量生活》



45 年了，梁晓声家喻户晓，头上桂冠甚多，而“平民代言人”，我认为分量最重。2025 年 8 月 27 日，在内蒙古举办的“北疆书展”上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梁晓声新作《掂量生活》，作为内蒙古读者，我倍感荣幸。

1983 年，梁晓声的中篇小说《今夜有暴风雪》发表，1984 年、1985 年以影视剧面世，以思想与情感的养分，丰富了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。30 年过去，令我迄今难忘的却是改编自梁晓声长篇小说的电视剧《雪城》。

故事已记不清，主题歌词却一字不差地镌刻在我心里：“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圆，哪个更亮。山上有棵小树，山下有棵大树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大，哪个更高……”那时，39 岁的梁晓声，已在探讨人性之复杂的深度上，形成了二律背反、主体间性层面的哲学自觉。

就在《掂量生活》发布后，作者却说：“如果放到今天，这本书里选用的有些文章，我是不会发表甚至不会写的。”这是长期被读者喜欢、赞誉，从骨子里为老百姓写作，其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荣获茅盾奖，改编成电视剧后收视率达 4 亿多的“常青树”作家，在诚恳地谦虚吗？

在读过《掂量生活》与梁晓声的交谈中，他说：“要允许人有缺点，允许人犯错误，甚至他人犯错是在损害咱自己的利益，也要理解，也要原谅。自私、利己，都是人性使然。”闻之，我浮想联翩。虽然他的桂冠戴在头上，他的心却从来都属于百姓；虽然他有太多的“精神粉丝”，他的日子却从来都过得与百姓一样。从他丰盛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“爱百姓之所爱，痛百姓之所痛”，名副其实。

“自己有缺点，会做错事，为什么不能原谅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呢？这是人性使然啊……”这番质朴而坦诚的大实话，不禁引发了人们由此及彼、由彼及此的换位沉思。

“情感是每一个人的‘不动产’，它应该随着社会的文明而‘升值’……说到底，人类精神自我完善的终极目的，是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更丰富、更细腻、更符合人性的自然。”在《掂量生活》扉页，作者似乎已作出回答。但答案还须仔细“掂量”。只有从“亲情无价”“爱情鎏金”“温情似水”“真情如山”等 4 个单元

呈现的感情和情怀逐一领悟，才能悟出与共和国同龄、矢志不移用写作“温暖现实”，为百姓写作、为人民代言的梁晓声特有的阔大胸襟和新的“觉醒”。

篇目排序中，第一单元前三篇都是写母亲的，《我的母亲》《我的第一支钢笔》《母亲播种过什么》，让我觉得，父亲常年在大西南工作，全家 6 口的生活都由母亲照料，作者似乎有点儿恋母情结。母亲通过讲述包公、济公、杨家将的故事，注入到他潜意识中的是英雄主义精神；不回避悲剧《秦香莲》《杨业碰碑》《赵氏孤儿》等名作，又让作者产生了朦朦胧胧悲天悯人、正义悲壮、立志要扶贫济弱的正义感。最终“人格、品德、礼貌、学习”是母亲烙在他心灵上的家训。

可见，家长永远是摩天大楼的奠基人。母亲目不识丁，却是梁晓声由衷感恩的第一位老师和文学启蒙者。那么父亲呢？

书中，他曾强调“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”，即刻形成意味深长的旷世名言！

朴，未加工的木头；素，未浸染的丝，均为“本真”的样子。人文，是以人为本，尊重其价值和品格的思想观念。父母之爱是本真的，培育、陪伴、培养，无不洋溢着朴素的人文关怀。

20 多万字的散文集，书信不多。写给妹妹的一封信，却接地气、重实际、贴民心、讲客观，每一个字都真诚地替老百姓长志气、树尊严，印证着血脉基因与精神基因之强大。

1996 年，妹妹希望已然成名的大作家二哥，能动用人际关系为自己找一份好工作，这使梁晓声很为难。他推心置

腹地写道：“对于小百姓而言，求人简直是高息贷款。我此话非是指求人要给人好处，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人的志气，没了这志气，人活着的状态，往往便自行瘫软了。”这样的观点符合父母给予他们兄妹的“人文”精神吗？

弗洛伊德曾提出“人格三境界”的学说：不惜一切求生存，是“本我”，与一般动物差距不大；在社会规约中，理性地求生存，而且是美满的生存，是“自我”，与一般的人差距不大；只有用忘我的利他精神创造世界，才可能达到“超我”境界。如此，母亲要求孩子们做人要有“人格”，又属于哪个境界呢？

“妹妹，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！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，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。”信里掏心窝子的话，让读者透视到梁晓声的一种信念，即有担当、有尊严、不断自省的知识分子，必须具有高尚、纯粹、崇高的人格，否则，何以“为平民代言”！

那么，梁晓声人格根脉是

怎样形成的？在妹妹面前，兄长的做人的底线很厚重，自觉却不自卑：“我常想，我们的父亲，一个闯关东闯到东北的山东汉子，一个身无分文只有力气可出卖的老实人，当年遇到了困难又去求谁呢……‘上山擒虎易，开口求人难’的品性，我想一定是咱们的父亲传给我的。”

至此，我茅塞顿开。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当我把母亲的“言传”和父亲的“身教”完全融合在一起时，梁晓声之所以能够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半个世纪初心不改地心系百姓、书写百姓，就因父严母慈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涌动在他血液中，不断在他笔尖流淌，让读者明白，“挺直腰杆子，才能握紧笔杆子”的属于梁晓声的文人风骨，对当今的某些知识分子是多么强有力的警醒！
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特大自然灾害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。不能衣着整洁上学的梁晓声，在哈尔滨市小学卫生大检查时，被班主任赶出教室。羞辱，伤透了一个男孩子的心。在《我的小学》中，他用语言描写、动作描写、心理描写，复盘了当时严厉的班主任对自己的态度，足见此事对其伤害之大。

但品读《掂量生活》中这段往事时，他却恳切地说：“如果是现在，我是不会这样写的。”由此我懂了，班主任勒令学生讲卫生，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，即便她没有同情心。因而，从“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，再到看山是山”，是作者客观地透视人性，以豁达的气度，用诚信、善良的“好人文化”，凝聚起的别样的精神力量。但这并不妨碍他恪守教师必须“教书育人”的底层逻辑，在文章结尾处振聋发聩

地呐喊：“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，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！而嫌贫谄富，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、中学乃至大学，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仍然不乏其例……我诅咒这种现象！鄙视这种现象！”

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文字，读者好奇的不是作者的表面人生，甚至私下人生，而是他的隐秘人生：婚姻生活如何，家庭成员的状况怎样，对待金钱是什么态度，面对名利诱惑又会怎样，迄今，76 岁高龄，他还会照料兄长吗……

当下，人际关系的远近，是以对自己的实际利益“有用”还是“没用”为衡量标准的。若干年前，当母亲收了很多需要关爱的“干儿子”“干女儿”时，亲儿子梁晓声很不理解。可是，从母亲病重到逝世，这些“不是亲生胜似亲生”的兄弟姐妹真诚的情感，却在感动梁晓声的同时令他反省。于是就有了《母亲播种过什么》。

这篇文章像一面镜子，无论对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还是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者，抑或作者本身，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。

在《兄长》中，他坦言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后，打伤过母亲，于是他“暗自祈祷，上帝啊，为了我的母亲、四弟和小妹的安全，我乞求你，让他早点儿死吧。”而由衷的善良，让他陪伴已 83 岁的兄长 20 多年，兄弟俩还将追溯着“家庭童话”相濡以沫地共同生活下去。

说实话，要做一个梁晓声持续倡导由诚信、善良、勤劳构成的“好人”并不难，让好人成为温暖时代的文化源远流长却不易。

这，正是梁晓声还要继续写下去的巨大动力。（李树格）

国通语
小课堂

读姓解字

“余”成为一姓，读作 shé

据《姓氏寻源》辨释，古代有余姓而没有余姓，后来读转音了，又析出一姓“余”。如宋代有余太君。此字不可误读为 yú（余）。另外“余”字从不从人，通常易误写作“余”。